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五百三十五

史部

唐書卷二百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藩鎮盧龍

李懷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守營州善騎射智數敏給
祿山之反以為裨將史思明盜河南留次子朝清守幽
州以阿史那玉高如震輔之朝義殺立移檄誅朝清二

將亂朝義以懷仙為幽州節度使督兵馳入如震欲拒不及計乃出迎懷仙外示寬以安士居三日大會斬如震州部悉平朝義敗將趨范陽中人駱奉先間遣鐸說懷仙遂降使其將李抱忠以兵三千戍范陽朝義至抱忠閉關不內乃縊死斬其首因奉先以獻僕固懷恩即表懷仙為幽州盧龍軍節度使遷檢校兵部尚書王武威郡屬懷恩反邊羌掣戰不解朝廷方勤西師故懷仙與田承嗣薛嵩張忠志等得招還散亡治城邑甲兵自

署文武將吏私貢賦天子不能制大歷三年麾下朱希
彩朱泚泚弟滔謀殺懷仙斬閭者以入希彩不至遽明
泚懼欲亡滔曰謀不成有死逃將焉往俄希彩至共斬
懷仙族其家希彩自稱留後張忠志以兵討其亂不克
代宗因赦罪詔宰相王縉為節度使以希彩副之希彩
聞縉至蒐卒伍大陳戎備以逆縉建旌棨徐驅希彩迎
謁恭甚縉度不可制勞軍閱旬乃還希彩即領節度五
年封高密郡王驕恣不軌人不堪七年其下李瑗間衆

之怨殺之共推朱泚為留後泚自有傳

朱滔性變詐多端倪希彩以同宗倚愛之使主帳下親兵泚領節度遣滔將兵三千為天子西乘塞為諸軍倡始安史後山東雖外臣順實傲肆不廷至泚首效款帝嘉之召見滔殿中帝問曰卿材孰與泚多滔曰統御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泚不及臣帝愈喜特詔勒兵貫王城而出屯涇州置酒開遠門餞之戍還乃謀奪泚兵詭說曰

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
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遂乞留西討吐蕃以滔權知
留後兼御史大夫滔殺有功者李瑗等二十餘人威振
軍中李惟岳拒命滔與成德張孝忠再破之東鹿取深
州進檢校司徒遂領節度賜德棣二州德宗以康日知
為深趙二州團練使詔滔還鎮滔失深州不平又請恒
定七州所賦供軍復不許愈怨時馬燧圍田悅悅窮間
滔與王武俊同叛滔姑子劉怦為涿州刺史以書諫曰

司徒身節制太尉位宰相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
司徒里不朽業也能以忠順自將則無不濟比忘上樂
戰不顧成敗如安史者今復何有司徒圖之無貽悔滔
不從連兵救悅又懼張孝忠之襲使憚壁險而軍滔激
其衆曰士蹀血鬪既下堅城朝廷乃見奪奏賞不報君
等疾趨破馬燧軍以取貲糧可乎軍中不應三號之乃
曰幽人死於南者骸擗不捨痛藏心髓奈何復欲暴骨
中野乎司徒兄弟受國寵士各蒙官賞願安之不卹其

它滔罷潛殺不可共亂者數十人日知發其謀於燧天
子聞以悅未下重起兩寇即封滔通義郡王實戶三百
滔愈悖分兵與武俊屯趙州脅日知矯詔發其糧貯即
引兵救悅次東鹿軍大譟曰天子令司徒北還而南救
魏寧有詔邪滔懼走匿傳舍裨將蔡雄好諭士曰始天
子約取成德所得州縣賜有功者拔深州者燕也本鎮
常苦無絲纊冀得深州以佐調率今顧不得又天子以
帛賜有功士為馬燧掠去今引而南非自為也軍中悔

謝復曰雖然司徒南行違詔書莫如還滔回次深州誅首變者二百人衆懼乃率兵南壁寧晉與武俊合帝命馬燧李懷光擊之滔屬鄭雲達田景仙皆奔燧已而滔破懷光軍則與王師屯魏橋久不戰悅德滔援欲尊而臣之滔讓武俊曰篋山之勝王大夫力也於是滔武俊官屬共議古有列國連衡共抗秦今公等在此李大夫在鄆請如七國竝建號用天子正朔且師在外其動無名豈長為叛臣士何所歸宜擇日定約順人心不如盟

者共伐之滔等從之滔以祿山思明皆起燕俄覆滅惡
其名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建
中三年冬十月庚申為壇魏西祀天各僭為王與武俊
等三讓乃就位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及納稱寡人是
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為賊
瑞邪先是其地土忽高三丈魏人韋稔佞悅以為益土
之兆後二年滔等冊墳正值其所滔改幽州為范陽府
以子為府留後稱元帥用親信為留守滔等居室皆曰

殿妻曰妃子為國公下皆稱臣謂殿下上書曰牋所下
曰令置左右內史視丞相內史令監視侍中中書令東
西侍郎視門下中書東曹給事西曹舍人視給事中中
書舍人司議大夫視諫議大夫六官省視尚書東西曹
僕射視左右僕射御史臺曰執憲置大夫至監察御史
驅使要藉官曰承令左右將軍曰虎牙豹略軍使曰鷹
揚龍驤以劉怦為范陽府留守柳良器李子干為左右
內史滔兄瓊瑰陸慶為東西曹僕射楊霽馬寔寇瞻楊

榮國為司文司武司禮司刑侍郎李士真樊播為執憲
大夫中丞其餘以次補署聘處士張遂王道為司諫燧
遣李晟將兵至易定率張茂昭攻涿莫以絕滔援明年
圍清苑滔將鄭景濟固守滔使馬寔將兵萬人與武俊
拒燧自以兵萬餘救清苑絕晟糧道兵至定州晟不知
夜引兵還滔疑有伏不敢逼遽保瀛州而孝忠晟合兵
千人城萊水滔驍將烏薩戒以兵七百襲殺城卒數百
晟不出景濟望滔軍立幟為應滔進軍薄晟營晟戰不

利城中兵亦出晟大敗奔易州茂昭走滿城滔已破晟則回屯河間不進武俊使宋端趣讓滔怒曰孤亟戰且病就醫藥而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魏棄兄背君如脱屣王必相疑亦聽所為端還武俊謂寔曰寡人望王速來指蹤決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并天下寡人得六七城為節度足矣寔遺具道所以然武俊亦遣使謝滔滔悅亦報謝然武俊內衡之滋不憚與田悅潛謀絕滔及泚反燧等皆班師武俊寔亦還悅武俊遣使至河間賀泚即

位武俊詭請寔共攻康日知於趙州謀覆其軍不克寔
歸武俊餞之厚贈遺泚遣人密召滔使趨洛陽滔發書
西向再拜移檄諸道曰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
帝會上陽宮使王郢說悅連和俱西滔素彊調斂武俊
等不能堪又令各以兵五千從攻洛欲僭稱帝乘輿法
從及赦令皆具初回紇以女妻奚王大歷末奚亂殺王
女逃歸道平盧滔以錦繡張道待其至請為婚女悅許
焉既而遣使修壻禮於回紇回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及

僭相王與武俊悅納納四金鑰於回紇曰四國願聽命
於可汗謹上金鑰啓閉出納唯所命至是乞師焉回紇
以二千騎從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斷懷光餉路未至而
王師還回紇過幽州滔使說其酋達干曰若能同度河
而南玉帛子女不貲計可得也達干許諾滔唱以金帛
約曰五十里舍以須悅軍滔兵五萬車千乘騎二萬士
私屬萬餘虜兵三千馬橐它倍之過武俊境武俊勞之
牛酒芻米皆具然悅已用武俊謀不肯出儲峙于野以

待滔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謁滔即歸閉城守滔疑
之次永濟武俊陰遣客反間滔曰悅有憾須公南以兵
斷公歸路宜少備滔聞怒入永濟執悅吏掠訊不得其
情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澶衛係執老幼無遺者悅大
恐閹城自保滔遣將楊布略定館陶屯平恩置官吏滔
整軍北還使馬寔屯冠氏聞悅死遂攻魏州圍貝州於
是武俊李抱真合軍擊滔滔急召寔至貝州步馬乏頓
明日輒約戰寔請休士三日蔡雄達干等畏武俊堅壁

難圖請戰楊布曰大王將取東都逢小敵即怯何以長驅天下邪術士尹少伯亦言必勝既戰為二軍所乘大敗大將朱良祐李進皆被執委仗如丘滔奔入德州恨少伯雄布之謬殺之俄而京師平滔已敗不能軍走還幽州上書待罪有詔武俊抱真開示大信若誠心審固者當洗釁錄勲與更始初滔以劉怦忠力使留守及敗疑圖已彷徨不敢入怦聞其至蒐兵繕鎧夾道陳二十里迎謁望滔哭滔遂入府氣沮索日邑邑被病政事一

委忱貞元元年死年四十贈司徒

劉怦幽州昌平人少為范陽裨將以親老疾宜侍輒去職李懷仙為節度使檄召不應朱滔時積功至雄武軍使廣墾田節用度以辦治稱稍遷涿州刺史滔之討田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衆心李寶臣以兵劫滔于瓦橋滔走寶臣乘勝欲襲幽州怦設方略勒兵完守寶臣不敢謀擢御史中丞滔敗歸終不貳益治兵人嘉怦忠於所奉及滔死軍中盡推怦乃總軍事俄詔為節度副大

使彭城郡公居鎮纔三月死年五十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子濟

濟字濟游學京師第進士歷莫州刺史憚病詔濟假州事及憚卒嗣節度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奚數侵邊濟擊走之窮追千餘里至青都山斬首二萬級其後又掠檀薊北鄙濟率軍會室韋破之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我伐之趙且大備我奈何裨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疾言曰天子不

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繫之使視趙果不設備數
日詔書許濟無出師濟釋忠謝而問之忠曰昭義盧從
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
倚趙自固雖甚怨必不殘趙故不足虞也趙既不備燕
從史則告天子曰燕趙宿怨也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
燕反與趙此所以知天子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濟
曰計安出曰今天子誅承宗而燕無一卒濟易水者正
使潞人賣恩於趙販忠於上是君貯忠誼心而染私趙

之名卒不見德於趙惡聲徒嘈嘈於天下濟然之以兵七萬先諸軍斬首數千級又拔饒陽屯瀛州進攻安平久不拔濟命次子總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其城會赦承宗進中書令濟之出以長子緝攝留務總為行營都知兵馬使濟病甚總與左右張玘成國寶及帳內親近謀殺濟乃使人詐從京師來曰朝廷以公前屯瀛州逗留詔副大使代節度明日復使人曰詔節至太原矣又使人走呼曰過代矣舉軍驚濟憤且怒不知所為誅主

兵大將數十人及素與緗厚善者亟追緗以玘兄臯代
留事濟自朝至中晏不食渴索酏漿總使吏唐弘實真
毒濟飲而死年五十四緗至涿州總矯濟命殺之乃發
喪贈太師謚曰莊武

總性陰賊尤險譖已毒父即領軍政朝廷不知其姦故
詔嗣節度封楚國公進累檢校司空承宗再拒命總遣
兵取武彊按軍兩端以私饋賛憲宗知之外示崇寵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吳元濟李師道平承宗憂死田

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為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禳而總憇祠場則暫安或居卧內輒驚不能寐晚年益慘悸請剔髮衣浮屠服欲祓除之譚忠復說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往朱泚希烈自立趙冀齊魏稱王郡國弄兵抵目相視可謂危矣然卒於無事元和以來劉闢李鋗田季安盧從史齊蔡之彊或首于都市或身為逐客皆君目見今兵駿駿北來趙人已獻德

棣十二城助魏破齊唯燕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為
君憂之總泣且謝因上疏願奉朝請且欲割所治為三
以幽涿營為一府請張弘靖治之瀛莫為一府盧士玖
治之平薊媯檀為一府薛平治之盡籍宿將薦諸朝會
穆宗沖逸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謀欲寵弘靖重其權
故全付總地唯分瀛莫置觀察使拜總檢校司徒兼侍
中天平節度使又賜浮屠服號大覺榜其第為佛祠遣
使者以節印借來時總已自髡祝讓節印遂衣浮屠服

行及定州卒始總請代獻馬萬五千匹羣臣或疑其詐
帝獨納之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給所部復一歲繕錢
百萬勞軍高年惄獨不能自存者官吏就問賜粟帛總
遂與忠俱行軍中世懷其惠擁留不得進總殺首謀者
十人以節付張臯夜間道去遲明軍中乃知詔贈太尉
子礎及弟約至長安者十一人皆擢州刺史忠護總喪
至亦卒忠絳人喜兵善謀事蓋健男子云

朱克融滔孫也以偏校事劉總總將入朝慮後有變籍

其軍材勇與黠暴不制者悉薦之朝冀厚與爵位使北
方歆謐無甘亂心克融在遣方是時執政非其人既見
總納地謂天下曠然無復事克融等留京師久之不得
調數詣宰相求自試皆不聽羸色敗服饑寒無所貸丐
內怨忿會張弘靖赴鎮因悉遣還俄幽州亂囚弘靖時
克融父洄號有智譖以疾廢卧家衆往請為帥洄辭老
且病因推克融領軍務詔以劉悟為節度使馳往俄而
瀛冀皆附克融悟不得入克融縱兵掠易州敗兩縣寇

蔚州易州刺史柳公濟戰白石嶺斬三千級轉寇定州
節度使陳楚破其兵二萬會鎮州反殺田弘正議者謂
二賊均逆而克融全弘靖不敢害可悉兵先誅趙赦燕
朝廷度幽薊未可復取乃拜克融檢校左散騎常侍為
幽州盧龍節度使長慶元年也明年陷弓高攻下博與
王廷湊共圍深州裴度以檄譙諭克融乃還因進檢校
工部尚書表獻馬萬匹羊十萬請直賞軍敬宗初遷檢
校司空賜邊屯時服克融以帛疏惡囚詔使楊文端以

聞又上言聞陛下東幸誰願率匠丁五千助營宮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用裴度謀忍不問以好言答之屈其謀進爵吳興郡王是年軍亂殺克融及其子延齡詔贈司徒次子延嗣立領留後為大將李載義殺而代之并族其家

李載義自稱恒山愍王之後性矜蕩好與豪傑游力挽彊搏鬪劉濟在幽州高其能引補帳下從征伐積多為牙中兵馬使朱克融死子延嗣叛命殘用其人載義因

衆不忍殺之累其罪于朝敬宗即授檢校戶部尚書盧
龍軍節度使封武威郡王初張弘靖之囚幕府多見害
妻子留不遣及是載義惡護送京師雖僅廝畢行俄而
李同捷據滄景邀襲封載義請討賊自效文宗嘉之進
檢校尚書右僕射斬級數有功賊平詔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賜白玉帶示殊禮太和四年為兵馬使楊志誠所
逐奔易州即上言自破滄州賊屢請朝不許今願將妻
子身入見帝令使者抵太原尉迎賜袍笏裝器又以其

嘗有功且意恭順乃冊拜太保仍平章事俄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河東始回鶻使者歲入朝所過暴慢吏不敢何禁但嚴兵自守虜狃習益骜悍至鞭僕人剽突市區時大酋李暢者曉華人語尤凶黠既就館橫須索扶痕郵人載義召暢語曰可汗以舅甥故使將軍朝貢誼不容將軍暴也天子厚齎餼以禮客有不謹吏皆論死若將軍所部不戢而敢攘自如我必殺所犯者將軍其少戒因悉罷所防兵以兩卒護闔暢嚴憚之訖無犯者

進兼侍中會更下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為之辭未有字
帝詔曰周書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卿宜當之以方穀為
字其寵待如此開成三年卒年五十贈太尉初載義母
葬范陽為楊志誠掘發後志誠被逐道太原載義奏請
剔其心償母怨不許又欲殺之官屬苦救乃免然盡戕
其妻息士卒其天資驕暴云帝屈法弗劾也

志誠者事載義為牙將載義宴天子使者鞠場志誠與
其黨譖而起載義走因自為都知兵馬使文宗更以嘉

王領節度用志誠為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擢節度副大使踰年進檢校吏部詔下邸吏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儀惟知尚書改僕射為進秩今一府盛服以待天子命如復為尚書則舉軍慙使者勢不得出既志誠果怨望軍有嫚言囚中人魏寶義及它使焦奉鸞尹士恭而遣部將王文穎入謝讓還所命帝復賜之文穎不肯受輒去帝忍不責乃遣使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八年為下所逐推部將史元忠總留後志誠在鎮密製天子哀

冕其被服皆擬乘輿元忠表而纂于朝詔御史按治斤
嶺南至商州誅之而以通王領節度授元忠留後明年
檢校工部尚書為副大使會昌初為偏將陳行泰所殺
行泰邀節制未報次將張絳殺行泰起求帥軍武宗自
用張仲武代之

張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會昌初為雄武軍使行泰
殺元忠宰相李德裕計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
以安若少須下且有變帝許之未報果為絳所殺復誘

其軍以請亦置未報是時回鶻為黠戛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而仲武遣其屬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行泰絳皆遊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舊矣德裕曰即以為帥軍得無復亂乎答曰仲武得士心受命必有逐絳者德裕入白帝曰行泰等邊節不可許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軍且無辭乃擢兵馬留後而詔撫王領節度詔下絳果為軍中所逐

即拜仲武副大使檢校工部尚書蘭陵郡公會回鶻將
勒那額啜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陽仲武使其弟仲至
與別將游奉寰等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它旗纛
不勝計遣吏獻狀進檢校兵部尚書始回鶻常有酋長
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訶刺中國仲武使裨將石公緒
等厚結二部執謀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
保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
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留不遣使失師期回鶻人馬多

病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烏介失勢往依康居盡徙
餘種寄黑車子部曰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半
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為銘揭碑盧龍
以告後世大中初又破奚北部及山奚俘獲雜畜不背
擢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謚曰莊

子直方以右金吾將軍襲節度留後俄進副大使舉動
多不法畏下變起乃託出畋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
後務直方至宣宗遣使者郊勞授金吾大將軍以其族

大給檢校工部尚書俸久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性暴率坐以小罪笞殺金吾史改右羽林統軍好馳獵往往設置罘於道當宿衛不時入下遷驍衛將軍奴婢細過輒殺積具罪貶思州司戶參軍母驚曰尚有尊於我子邪久乃復授羽林統軍縱部下為盜復貶康州司馬後居東都弋獵愈甚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羣噪乾符中累進左驍衛大將軍時鄭畋輔政頗言仲武會昌時功第一今直方百口不自存每內燕以衣敝惡辭不赴陞

下錄功念舊宜少優假詔還檢校右僕射進左金吾衛
大將軍黃巢犯京師直方迎灞上既而納亡命謀劫巢
報天子公卿多依之賊覺屠其族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世為軍校直方出奔以都知兵
馬使為衆立為留後天子報可未幾檢校散騎常侍為
節度使累進檢校司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
燕國公龐勛以徐州反上書欲遣弟允臯領兵討賊不
許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佐用度詔嘉美賜玉帶寶

器紈錦進兼侍中咸通十二年以疾甚上節印就醫藥
詔聽許以子簡會為副大使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曰
忠烈允伸性勤儉下所安賴未嘗有邊鄙虞子十四人
簡會入朝昆弟多至大將軍刺史郡佐者而軍中推張
公素為留後

公素范陽人以列將事允伸擢累平州刺史允伸卒以
兵來會喪軍士素附其威望簡會知不可制即出奔詔
公素為節度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

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為李茂勲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
戶參軍

李茂勲本回鶻阿布思之裔張仲武時與其侯王皆降
資沉勇善馳射仲武器之任以將兵常乘邊積功賜姓
及名陳貢言者燕健將為納降軍使軍中素信服茂勲
襲殺之因舉兵紿稱貢言反公素迎擊不利走茂勲入
府衆始悟因推主州務以聞詔即拜節度使俄以病自
上詔進尚書右僕射致仕表子可舉代遂領留後進為

節度使擢累檢校太尉中和末太原李克用始彊大與定州王處存厚相結可舉惡其窺山東為已患乃遣使約吐渾都督赫連鐸鎮州王鎔聯和揚言易定本燕趙屬得其地且參有之即遣軍司馬韓玄紹擊沙陀藥兒嶺斬首七千級殺其將朱耶盡忠等收牛馬器鎧數萬又戰雄武軍殺獲萬人鐸又破沙陀於蔚州詔以鐸為雲州刺史進可舉檢校侍中乃遣票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鎔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將赴

之鎮人懼退保新城克用急攻之鎔引去追破之九門
易久未下盧龍將劉仁恭穴地以入得其城士卒有驕
色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精騎伏它道
全忠軍望為羣羊爭趨之處存伏騎發大敗之復取易
州全忠遁還盡失芻糧仗鎧懼得罪乃哀餘衆反攻幽
州可舉度不支引其族登樓自燔死

李全忠范陽人仕為棣州司馬有蘆生其室一尺三節
怪之以問別駕張建建曰蘆茅類生於澤公茅土兆也

傳節者其三世乎能歸事可舉為牙將可舉死衆推為
留後光啓元年拜節度使未幾卒子匡威嗣領留後進
為使性豪爽恃燕薊勁兵處斬然有雄天下意與赫連
鐸共攻太原爭雲代李克用使安金俊攻鐸匡威救鐸
戰蔚州射金俊殺之乃共表請討沙陀而朱全忠亦上
言願協力故張濬因請用兵矣濬敗克用攻雲州以騎
將薛阿檀為前鋒設伏河上鐸以精騎追阿檀抵河而
伏起乃大敗禽其將賈塞兒遂圍雲州壘而守分兵出

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匡威以步騎萬餘援王鎔克用
還因急攻鐸會食盡鐸棄州奔匡威克用取雲州表石
善友為刺史鐸本吐谷渾部酋也開成中其父率種人
三千帳自歸守雲州十五年至是失其地景福初鎔誘
太原將李存孝降之克用怒伐鎔鎔來求救匡威遣將
赴之克用去明年兵復出井陘匡威自將援鎔將行置
酒大會其弟兵馬留後檢校司徒匡籌妻張國豔匡威
酒酣報之弟怒匡威軍次博野乃據城自為留後天子

即授檢校太保為節度使匡威麾下多去屏營無所歸留深州遣其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難人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亡竄山谷抱貞還而鎔已迎館于鎮匡威引抱貞登城西大悲浮屠顧望流涕美其山川乃共圖鎔陽為鎔繕甲治城塹施授方略陰施予以傾士心鎮軍忠於王氏皆惡之匡威親忌日鎔過慰匡威士衷甲劫鎔入牙城戰不勝鎮人斬匡威以徇匡壽表訴諸朝檄暴鎔罪攻樂壽武彊以報始匡壽之

奪也燕人不以為義劉仁恭出奔太原克用倚其謀下
武媯二州敗匡籌於居庸關李存審與戰匡籌又敗挈
其族奔京師次景城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殺之掠入車
馬僅奴妻方乳不能進仁恭獲之納于克用為嬖夫人
始匡威見逐嘆曰兄失弟得皆吾之宗無所悔然其材
恐不足以守果亡而幽州地歸克用以仁恭為帥

劉仁恭深州人父嚴客范陽為李可舉新興鎮將故仁
恭事軍中從李全忠攻易州號窟頭稍遷裨校為人豪

縱多智數有大志嘗自言夢大幅出指端年四十九當秉旄節李匡威惡之補景城令會瀛州亂殺守吏仁恭募士千人定其亂匡威復使將兵戍蔚州踰期未代士皆怨會匡籌奪地故戍卒擁仁恭趨幽州匡籌逆戰敗之遂以族奔太原李克用待之甚厚賜田宅拜壽陽鎮將數以策干克用請步騎一萬東取幽州且為導克用攻匡籌匡籌遁去仁恭與苻存審入城封府庫以待克用悅留仁恭守之以親信分典其兵乾寧二年克用擊

王行瑜表仁恭為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明年克用
攻魏州召盧龍兵仁恭以契丹解又明年克用復興其
兵救朱瑄仁恭不答使者數十往卒不出克用以書讓
之仁恭乃慢罵執其使盡囚太原士之在燕者復以厚
利誘克用麾下士多亡歸之克用怒自將往擊不勝師
喪過半仁恭獻馘於朱全忠全忠表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既與克用絕則益募兵光化初使其子守文襲滄州
節度使盧彥威棄城走遂有滄景德三州地用守文為

節度留後請命于朝昭宗怒不與會中人至仁恭嫚謂
曰旄節吾自可為要假長安本色耳何見拒邪由是兵
益張顯圖河北悉幽滄步騎十萬聲言三十萬南徇魏
鎮次貝州屠之清水為不流羅紹威求赦於朱全忠全
忠使李思安葛從周赴之屯內黃仁恭負彊下令曰思
安懦當先破之乃取魏守文與單可及精甲五萬循清
水上思安設伏自引兵逆戰偽不勝守文躡北至內黃
思安整兵還擊守文伏發斬可及獨守文挺逸衆無還

者從周興邢洺兵與魏將賀德倫等出館陶門夜擊仁
恭破八屯仁恭走自魏抵長河數百里尸蔽道鎮人邀
敗之東境仁恭遂衰三年葛從周攻滄州仁恭壁乾寧
從周潛軍戰老鴟隄仁恭敗退壁瓦橋卑辭歸窮於克
用求救克用為侵邢洺俄而全忠取瀛莫克用使周德
威出飛狐天祐三年全忠自將攻滄州壁長蘆仁恭悉
發男子十五以上為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涅于
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間里為空得衆二十萬屯瓦橋全

忠環滄築而溝之內外援絕人相食仁恭求戰不許復從克用乞師使百輦往乃許仁恭以兵三萬合攻潞州降全忠將丁會滄州圍乃解是時中原方多故仁恭得倚燕彊且遠無所憚意自滿從方士王若訥學長年築館大安山掠子女充之又招浮屠與講法以董土為錢斂真錢穴山藏之殺匠滅口禁南方茶自嶺山為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子守光烝嬖妾事覺仁恭謫之李思安來攻屯石子河仁恭居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引兵

出戰思安去因回攻大安虜仁恭囚別室殺左右婢媵
遂有盧龍

贊曰朱滔脅其兄泚入朝及引兵東嚮稱帝以自尊名
雖助泚志可知矣至克融再得幽州朱氏無遺種其禍
與泚鈞而族夷有先後為間也

唐書卷二百十二

唐書卷二百十二考證

朱滔傳年四十二○舊書作四十沈炳震曰按滔大歷八年來云年二十八至貞元元年正為四十新書誤

唐書卷二百十二考證

謹案卷二百十一第八頁前行拜太子諭德按

舊書作拜御史中丞

卷二百十二第九頁前行年四十刊本十下行

二字據舊書及本書考證刪

第十四頁後五行檢校尚書右僕射按舊書李全

畧傳載此作左僕射

第十四頁後六行太和四年按舊書作五年

第十七頁後一行會回鶻將勒那額啜刊本將訛

特據舊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王應璧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唐書卷二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五百三十三

史部

唐書卷二百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傳第一百三十八

藩鎮淄青橫海

李正已高麗人為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逸母即其姑故薦為折衝都尉寶應中以軍候從討史朝義時回紇特功橫諸軍莫敢抗正已欲以氣折之與大首

角逐衆士皆牆立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已批其頰回紇矢液流離衆軍哄然笑首大慙自是沮憚不敢暴希逸以為兵馬使沈毅得衆心然陰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不當廢尋逐希逸出之有詔代為節度使本名懷玉至是賜今名遂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嵩死李靈耀反諸道攻之共披其地正已復取曹濮徐兗鄆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馬歲不絕賦繇均約號最彊大

政令嚴酷在所不敢偶語威震鄰境歷檢校司空加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司徒兼太子太保封饒陽郡王請
附屬籍許之因徙治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守諸州建中
初聞城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偕叛自屯濟陰
陳兵按習益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是改運道檄天
下兵為守備河南騷然會發疽死年四十九興元初納
順命詔贈太尉

納少時為奉禮郎將兵防秋代宗召見擢殿中丞賜金

紫入朝擢兼侍御史正已署為淄青二州刺史又為行軍司馬濮徐充沂海留後進御史大夫正已死秘喪不發以兵會田悅于濮陽馬燧方擊悅納使大將衛俊救之為燧所破略盡收洹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洧以徐州歸大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送款納恚洧背已且徐險悉集兵攻洧帝命宣武劉玄佐督諸軍進援大破其兵納還濮陽玄佐進圍之殘其郛納登陴見玄佐泣且悔遣判官房說興子弟質京師因玄佐

謝罪時中人宋鳳朝以納窮欲立功建不可赦帝乃械
說等禁中納於是還鄆與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
自稱齊王置百官興元初帝下詔罪已納復歸命授檢
校工部尚書復平盧帥節賜鐵券又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封龍西郡王希烈圍陳州納會諸軍破之城下加檢
校司空實封五百戶進檢校司徒死年三十四贈太傅
子師古師道

師古以蔭累署青州刺史納死軍中請嗣帥詔起為右

金吾衛大將軍本軍節度使初棣州有蛤蜊鹽池歲產
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入朱滔獨蛤蜊為納所據以
專利後德棣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跨河以守蛤
蜊謂之三汊通魏博以交田緒盜掠德州武俊患之師
古始襲武俊易其弱且納時將無在乃率兵取蛤蜊三
汊師古使趙鎬拒戰武俊子士清兵先濟滴河會營中
火起士大譟不敢前德宗遣使者諭武俊罷兵師古亦
隳三汊聽命嘗怒其僚獨孤造使奏事京師遣大將王

濟縊殺之貞元末與杜佑李欒皆得封妾媵以國為夫
人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哀使未至義成節度
使李元素謄遺詔示之師古幸國喪欲攻掠州縣即集
將士告元素偽作遺詔豈欲反耶不可不討執使者名
討元素勒兵出次聞順宗立乃罷累加檢校司徒兼侍
中元和初卒贈太傅

師道異母弟也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
食所從乃署知密州師古病召親近高沐李公度等曰

即我不諱欲以誰嗣二人未對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邪彼不服戎以技自尚慮覆吾宗公等審計之及死沐公度與家奴卒立之而請于朝於是制書久不下師道謀裒兵守境沐爭止更上書奉兩稅守鹽法請吏朝廷宰相杜黃裳欲撓削其權而憲宗方誅劉闢未遑東討故命建王審領節度大使而以師道知留後歲中加檢校工部尚書為副大使自正已以來雖外奉王命而嘯引亡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納之以嚴法持下凡所付

遣必質其妻子有謀順者類夷其家以故能脅汙士衆傳三世云帝討蔡詔興諸道兵而不及鄆師道選卒二千抵壽春陽言為王師助實欲援蔡也亡命少年為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請燒河陰教庫募洛壯士劫宮闕即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又有說師道曰上雖志討蔡謀皆出宰相而武元衡得君願為袁盎事後宰相恐懼請罷兵是不用師蔡圍解

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初師道置邸東都多買田伊
闕陸渾間以舍山棚遣將訾嘉珍門察部分之嵩山浮
屠圓靜為之謀元和十年大饗士邸中椎牛釀酒既衷
甲矣其徒白官發之留守呂元膺以兵掩邸賊突出轉
略畿部入山中數月奪山棚所市山棚怒道官軍襲擊
盡殺之圓靜者年八十餘嘗為史思明將驍悍絕倫既
執力士椎其脰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腳且不能乃曰
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死歎曰敗吾事不得見洛城

流血於時留守防禦將都亭驛吏數十人皆陰受師道
署職使為調查故無知者及窮治嘉珍察乃害武元衡
者鹽鐵使王播又得嘉珍所藏弓材五千并斷建陵戟
四十七始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使劉晏平間道走淮西
元濟日與晏厚結歡晏平歸以為元濟暴師數萬而晏
然居內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師道本倚蔡為重聞之
怒乃以他事殺晏平及聞李光顏拔凌雲柵始大懼遣
使歸順帝重分兵支兩寇故命給事中柳公綽慰撫之

加檢校司空蔡平又遣比部員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質
子宿謂曰公今歸國為宗姓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
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三百餘州天子北面稱藩不屈二
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狀已
暴上猶許內省宜遣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
三州遣子弘方入侍宿既還師道中悔召諸將議皆曰
蔡數州戰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將崔承
度獨進曰公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

者朝廷以一漿十餅誘之去矣師道恚遣承度詣京師
戒候吏待其還斬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還帝以其負
約用左散騎常侍李遜喻旨既至師道嚴兵以見遜讓
曰前已約而今背之何也願得要言奏天子師道許之
然懦暗不自決私奴婢媼爭言先司徒土地奈何一旦
割之今不獻三州不過戰耳即不勝割地未晚師道乃
上書以軍不協為解帝怒下詔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武
寧節度使李愿使將王智興破其衆斬二千級獲馬牛

四十略地至平陰橫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
武寧將李祐戰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城淮
南節度使李吏簡命李聽趨海州下沐陽朐山進戍東
海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身將兵自陽劉濟河拒軍四十
里而營再接戰破三萬衆禽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
顏攻濮陽收斗門杜莊二屯弘正又戰東阿殘其衆五
萬師道每聞敗輒慄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白
初遣大將劉悟屯陽穀當魏博軍疑其逗留悟懼不免

引兵反攻城師道晨起聞之白其嫂裴曰悟兵反將求
為民守墳墓即與弘方匿溷間兵就禽之師道請見悟
不許復請送京師悟使謂曰司空今為囚何面目見天
子猶俯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京師
棄其尸無敢收視者有士英秀為殯城左馬總至以士
禮更葬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人也
田弘正之渡河也禽其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有詔悉
赦之給縉絮還隸魏博義成軍父母在欲還者優遣賊

皆感慰相告由是悟得行其謀師道首傳弘正營召澄
驗之澄舐目中塵號絕良久悟素與師道妻魏亂妄言
鄭公徵之裔不死沒入掖廷它宗屬悉遠徙悟獨表師
古子明安為朗州司戶參軍親將王承慶承宗弟也師
道以兄女妻之潛約左右欲因肆兵執師道會悟入出
奔徐州歸朝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始名華德宗以其有功益曰日華
父元皓為安祿山帳下偽署定州刺史故日華籍本軍

為張孝忠牙將滄故成德部州也孝忠絕李惟岳德宗
以滄畀義武前刺史李固烈與惟岳姻屬即牢守孝忠
令日華往喻之固烈請還恒州既治裝悉帑以行軍中
怒曰馬瘠士饑死刺史不棄豪髮卽吾急今刮地以去
吾等何望遂共殺固烈屠其家日華驚匿牀下將士迎
出之曰暴吾軍者已死何畏而亡共逼領州孝忠亦以
日華寬厚遂假以刺史朱滔叛兵屯河間以故滄定道
阻不相聞洎及王武俊皆招日華不納即攻之日華乘

城自固參軍事李宇謀曰城久圍府兵不為援今州十
縣瀕海有魚鹽利自給此軍本號橫海將軍能絕易定
歸天子自為一州敷甲訓兵利則出無利則守可亢盜
喉襟君能用僕計請至京師為天子言之日華謂然乃
遣宇西帝果大喜拜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
即以為使時建中三年也拜檢校工部尚書詔滄歲饋
義武錢十二萬緡糧數萬斛以宇為判官武俊欲得滄
遣人說日華歸已日華紿曰敝邑為賊攻力屈則下之

願假騎二百以抗賊賊退請以地授公武俊喜歸之馬
日華留馬謝其使武俊大怒與滔方睦懼有怨乃止久
之武俊歸命日華乃還馬以珍幣厚謝復結好武俊亦
釋然貞元二年卒贈兵部尚書子懷直擅知留事帝以
日華故即拜權知滄州刺史宇入朝願析東光景城二
縣置景州且請刺史河朔刺史不廷授幾三十年帝嘉
其志以徐申為景州刺史昇橫海軍為節度擢懷直為
留後明年為節度使九年來朝寵遇加等進檢校尚書

右僕射賜大第宮女懷直荒田獵出輒數日不返帳下
程懷信乘衆怒閉門不納懷信其從昆也於是懷直入
朝帝不之罪更以虔王為節度使擢懷信留後以懷直
兼右龍武軍統軍明年懷信為節度矣十六年懷直卒
贈揚州大都督後五年懷信死子權襲領軍務詔授留
後元和元年拜節度使累進檢校兵部尚書封邢國公
六年入朝憲宗寵禮遣還鎮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權始
名執恭嘗夢滄諸門悉署權字乃改名以應之及淮西

平惕不安丐入朝至京師固辭軍政乃詔華州刺史鄭權代之後以檢校司空為邠寧節度使卒贈司徒宗族奉朝請宿衛者三十餘人

李全略本王氏名日簡事王武俊為偏裨承宗時虛用其軍故入朝授代州刺史田弘正遇害穆宗以全略故鎮州將召問所欲言全略多陳利害冀合帝意且請盡死力以報遂授德州刺史是時杜叔良兵敗博野故以全略為橫海軍節度滄德棣州觀察使賜今姓名未幾

貢錢千萬使子同捷入朝既還即奏同捷為滄州長史
押中軍兵馬帝不得已可其請全略陰規傳久計選材
武以所私結士心棣州刺史王稷善撫衆而家富于財
全略內忌以計殺之族其家未幾死同捷領留後事重
賂鄰藩求領父節敬宗持久詔不下俄而文宗立同捷
以帝新嗣位必大開貸示四方乃遣弟同志同翼入朝
而使其屬崔長奉表請命有詔拜兗海節度使以烏重
胤代之同捷計窮矯言軍中留已於是王智興請以全

軍出討魏博史憲誠令大將傳手詔入于軍同捷不受
德棣民多奔入鄆乃下詔削官爵命重脩率鄆齊兵進
討憲誠智興及汴滑李聽平盧康志睦易定張璠幽州
李載義以兵傳境同捷自以與成德有舊乃傾玉帛子
女市河北三鎮驩載義不許絕其交執使者并所遣奴
婢四十七獻諸朝王廷湊本閼橫海欲乘其隙取之引
軍來援智興攻棣州火譙門引水灌城凡七月其將張
叔連降始刺史欒濛以同捷叛密上變事洩為所害贈

工部尚書智興進圍滄州是時帝絕王廷湊朝貢且討之兵須夥繁調發不時始置供軍糧料使以濟兩河諸將又多張俘首以冒賞自重脣卒後李寰傳良弼不終事更以左金吾衛大將軍李祐代而智興將李君謀以輕兵絕河夜殘無棣降饒安壁五千兵明年祐拔無棣平原有詔行營堅壁務農非被襲勿決戰而祐兵已薄德州帝遣諫議大夫柏耆宣慰祐攻拔德州餘卒奔廷湊同捷益急乞降祐疑其詐耆引兵直入城取同捷及

家屬馳西祐入滄州耆至將陵斬同捷使其下傳首京
師詔貸四州一年租賦赦同捷母并妻息徙湖南流崔
長商州同翼等以異母貸死得隨母流所云

唐書卷二百十三

唐書卷二百十三考證

李正巳子師道命給事中柳公綽慰撫之○

臣酉

按舊

書遣公綽慰撫在蔡平之後新書在未平之前未知

就是

使將王智興破其衆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

臣酉

按

舊書李愿破賊在十年十二月鄭權破賊在十三年

七月新書連類書之似一時事矣

唐書卷二百十三 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二百十四

史部

唐書卷二百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藩鎮宣武彰義澤潞

劉玄佐滑州匡城人少倜蕩不自業為縣捕盜犯法吏笞辱幾死乃亡命從永平軍稍為牙將大歷中李靈曜據汴州反玄佐乘其無備襲取宋州有詔以州遂隸其

軍節度使李勉即表署刺史德宗建中初進兼御史中丞充宋亳潁節度使時李納叛李洧以徐州歸納急攻之詔玄佐援洧大破納兵斬首萬餘級東南饟漕乃通進圍濮州徇濮陽皆下再降其守將遂通濮陽津遷檢校兵部尚書兼曹濮觀察淄青兗鄆招討使汴滑都統副使李希烈之反玄佐與李勉陳少游哥舒曜聯兵屯淮汝數困賊帝在奉天垂意關東乃詔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希烈攻陳州玄佐救之希烈走

遂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使陳州諸軍行營都統玄
佐本名洽至是賜名以尊寵之入朝復兼涇原四鎮北
庭兵馬副元帥檢校司徒性豪縱輕財好厚賞故下益
困汴自李忠臣以來士卒驕不能自還至玄佐彌甚其
後殺帥長大鈔劫狃于利而然也玄佐貴母尚在賢婦
人也常月織絕一端示不忘本數教敕玄佐盡臣節見
縣令走廷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
於縣亦當爾而據案當之可安乎玄佐感悟故待下益

加禮汴有相國寺或傳佛軀汙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
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玄佐敕止籍
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譖類若此初李納遣使至
汴玄佐盛飾女子進之厚饋遺皆得其陰謀故納最憚
之所寵吏張士南及假子樂士朝貲皆巨萬而士朝私
玄佐嬖妾懼事覺酖玄佐死年五十八贈太傅謚曰壯
武軍中匿喪俟代帝亦為隱踰三日乃發喪使至帝問
所欲立曰陝虢觀察使吳湊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

以為便乃拜湊為節度使至汜水立佐柩將遷士請具
禮瑗不許衆皆怒陵晨甲而譟起立佐子士寧於喪使
坐重榻墨其衣尊為留後殺大將曹金岸凌儀令李邁
醢之唯瑗介獲免士寧乃出貯財分勞吏士介以聞帝
召宰相計議竇參曰汴人挾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
合不可解遂以士寧為左金吾衛將軍嗣節度始立佐
養子士幹與士朝皆來京師士幹知立佐死無狀遣奴
持刀給為弔入殺士朝於次帝惡其專亦賜士幹死士

寧未授詔時私遣人結王武俊劉濟田緒等諸鎮不直之皆執其使而士寧忍暴嘗手殺人杯案間又彊烝父諸妾逼吏民妻女亂之或羸而觀每畋獵數日乃還其下厭苦不服大將李萬榮者故與玄佐同里相善寬厚得士心士寧忌之奪其兵使攝州事嘗引衆二萬畋城南未還萬榮晨入府召所留親兵告曰天子有詔召大夫俾我代節度人賜錢三萬士皆拜於是分兵閉諸門使告士寧曰詔書召大夫宜速去不然事急且傳首以

獻士寧知衆不與將五百騎出奔次中牟亡者已半至
東都惟僅妾數十人從之既至京師詔就第禁出入萬
榮斬其支附數十人以二十萬緡勞軍詔籍士寧家貲
給之拜萬榮兵馬留後於是籍驕兵數百人悉遣西防
秋當戍者怨之大校韓惟清張彥琳等請往不許使其
子迺將未行彥琳等因其怨誘使反攻萬榮不勝劫運
財民貲殺掠數千人而潰惟清奔鄭州彥琳走東都自
歸有詔宥死竄惡地殘士奔宋州劉逸准撫之萬榮悉

誅其妻子以故衆不安或呼於市曰大軍至城且破萬榮捕按之或言為士寧所教萬榮斬之以狀聞故士寧斥置郴州俄進萬榮節度使會病甚以兵屬鄧惟恭惟恭者與萬榮同里閈而署子迺為司馬出大將李湛張伾伊婁況等子外欲殺之不果萬榮死是夜惟恭與監軍俱文珍執迺送京師杖死京兆府以董晉代之

吳少誠幽州潞人以世膺為諸王府戶曹參軍事客荆南節度使庾準器之留為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

崇義必叛密畫計將獻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
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以少誠為前鋒事平
賜實封戶五十希烈叛少誠為盡力及死推陳仙奇主
後務既又殺之衆乃共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
節度觀察留後少誠為治能儉損完軍實自希烈以來
申蔡人劫於苛法而忘所歸及者長既物故則壯者習
見暴掠恬於搏鬪地少馬乘驃以戰號驃子軍尤悍銳
甲皆畫雷公星文以厭勝詛誓王師其屬鄭常楊冀欲

劫少誠逐之以聽命不克常冀被害少誠盡宥諸將以
結衆心貞元五年進拜節度使久之曲環卒少誠間陳
許無帥以兵攻臨潁戍將韋清與賊通留後上官況遣
兵三千救之悉為賊俘遂圍許州德宗怒削少誠官爵
合十六道兵進討于頔以襄陽兵戰吳房朗山禽其三
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柵於時師雖衆無統帥而
宦人監軍顥進退互為異見既戰小溵河諸道師未交
而潰棄輜仗不貲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為淮蔡

招討處置使上官況副之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吳少陽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為賊所乘遂大潰全義及監軍賈英秀等夜遁保溵水汴宋徐泗淄青兵走陳州少誠薄溵水而營全義懼退保陳而潞滑河陽河中兵逃歸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壁溵水全義乃斬潞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欲以振師不能也少誠引兵還全義之敗少誠得帳中諸公書數百番持以給衆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

蔡日掠將士妻女為婢媵以激怒其衆絕向順意少誠
弱王師移書於英秀求昭雪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
五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挺少誠
復固巢穴矣然猶以宦者監諸道軍劍南韋皋上言以
為不如擇重臣為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陛下若重煩元
老更求其次則臣請以銳士萬人順流趨荆楚可以攘
翦元憝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
也使少誠禍盈惡周變生帳下必其賊黨又當以官爵

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何足賴帝遂赦少誠盡
還其官爵順宗即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司空
徙封濮陽郡王元和四年死贈司徒而吳少陽代之
少陽者滄州清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少誠
得淮西多出金帛邀之養以為弟署右職親近無間少
陽度少誠猜忍且畏禍請為外捍少誠乃表為申州刺
史為治尚寬易舉軍附賴少誠病亟家奴單于熊兒矯
召少陽至攝副使總軍事於是殺少誠子元慶自稱留

後憲宗以王承宗方叛故詔遂王為節度使以少陽領
留後居三年進拜節度使少陽不立繇役籍隨日賦斂
於人地多原澤益畜馬時時掠壽州茶山劫商賈招四
方亡命以實其軍不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
善之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偽表請元濟主
兵帝遣太醫往視即陽言少愈不得見元濟者其長子
也山首燕領垂頤鼻長六寸始仕試協律郎攝蔡州刺
史有董重質者少誠壻也勇悍久將善為兵元濟倚之

因說元濟請以精兵三千由壽之間道取揚州東約李
師道以舟師襲潤州據之遣奇兵掩商鄧取嚴綬進守
襄陽以搖東南則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
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嶧嶺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
可以橫行元濟猶豫不能用先是其屬蘇兆楊元卿侯
惟清嘗勸少陽入朝或言其有異志元濟縊兆歸其屍
而囚惟清帝以二人者皆死故贈惟清兵部尚書兆尚
書右僕射時元卿奏事在長安見宰相李吉甫具言淮

西事且請蔡使在道者隨在所繫之少陽死四十日帝不為輶朝易將增戍以須變會傳言童質殺元濟族其家吉甫因請為少陽輶朝遣使弔賻贈尚書右僕射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及葉掠襄陽翟時許汝居人皆竄伏榛莽間剽係千餘里關東大恐弔使至弗克入而還乃詔烏重胤兼汝州刺史引軍壓其境寧州刺史曹華為之副以戍襄城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總兵臨屯析山南東道詔節度使嚴綬為申光蔡等

州招撫使以中人崔潭峻監其軍下詔奪元濟官爵趣
諸道進討時大旱詔既下雨雪凡三日田弘正韓弘各
遣子率兵隸綏光顏軍綏屯蔡西鄙師小勝不設備為
賊襲敗于穢丘退保唐州壽州刺史令狐通戰數北賊
乃拔霍丘屠馬塘通嬰城不敢出詔左金吾衛大將軍
李文通宣慰度其至使伐通會裴度輔政賊始懼而元
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趙昌凌朝江董重質李祐李憲
王覽趙曄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為戰抗王師有少誠

少陽舊風而李師道餽鹽出入寧陵雍丘間韓弘知而不肯禁文通引兵與賊將王覽董重質戰史恭岡載覽首光顏又大破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擊賊小溵河敗之夷其屯整天子責綬失律更以韓弘兼都統擢高霞寓唐鄧隋節度使十一年諸軍大合光顏壁掌河文通敗賊於固始拔鐵山霞寓戰朗山斬首千餘級焚其壁次鐵城賊偽奔霞寓窮追伏發死傷略盡退保新興賊圍之監軍李議誠馳入唐州以救兵至圍解還守唐州

元濟以霞窩敗不足虞併兵以備陳其秋文通以兵銜
枚夜出九女原屠保壁三十所分兵西北並安陽山破
屯邏數百人降者萬餘執兩將光顏敗郾城兵二萬俘
大將復興重肩合攻凌雲柵拔之帝怒諸軍無大功詔
內常侍梁守謙宣慰因督戰付詔書五百以待有功斥
金帛募死士進拜光顏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肩右僕射
度御史中丞公武御史大夫詔旨約束厲賞罰諸將恐
懼貶霞窩以袁滋代之滋懦不能軍更以李愬為唐鄧

隋節度使元濟食盡士卒食菱芡魚鼈皆竭至斷草根以給者民苦饑相與四潰元濟亦嘗其食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僑置郾城吳房於行營以綏新附憇引兵攻其西破屯柵十餘所執丁士良吳秀琳皆賊票健者賊帥張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顏戰郾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首伯良奔還蔡曹華取青陵城斷郾歸路賊將鄧懷金懼即送款光顏受之憩又襲破朗山執戍將梁希果平汝港等三壁元濟知衆數潰而外失秀琳等因

奉表請束身北闕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濟取行營
馬三百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憩略興橋得守將李祐
不殺引至帳下計議始謀襲蔡賊勢益沮自少誠盜有
蔡四十年王師未嘗傅城下又嘗敗韓全義于頓以是
兵驕無所憚內恃波寢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
克一二縣帝既責罷霞寓滋等諸將乃用命詔起沙陀
梟騎濟師命裴度為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
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計先度未至立功諸將亟戰不勝

度至大勞將士皆感激請戰間遣士入蔡約元濟降為
左右所劫不得降光顏每戰冠軍故元濟悉衆亢時曲
祐為愬謀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勁兵皆在外若直
擣縣瓠賊成禽矣愬然之以精騎夜襲蔡坎垣入之戍
者不知也賊恃董重質兵在洄曲不虞師之至及愬攻
內城防卒尚千餘接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
會重質降愬而李進誠取賊庫兵即攻之明日燒其門
民相率抱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居二日門

壞執元濟舉族傳之長安申光戍兵尚三萬皆降帝御
興安門受俘羣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徇于市斬之年
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沒入掖庭二弟三男子流江陵
皆殺之斬其屬官劉協庶趙曄王仁清等十餘人度還
以馬總為留後俄拜節度使析溵州隸陳許始度之出
太子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帝美度功即命愈為平
淮西碑其文曰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
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

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
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
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貞芳不蘿相臣將臣
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
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走職明年
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
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

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
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
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
利卒頑不與它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
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
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
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邵陽三軍之
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肩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

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鄜延寧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五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憇汝帥唐鄧隋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

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
賢能無憚大吏庶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
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祀無用樂顏肩武合攻其
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
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又通戰其東十
餘遇降萬三千憩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
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
肩武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憩

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
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
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
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
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想為左
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
師進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

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
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
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
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
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
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
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
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彊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

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失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及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想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兵北乘厥數倍之嘗兵時曲軍士蠹蠹既翦凌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鄖城來降自夏及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

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
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
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
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眠而起左食
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
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
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
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彊不支汝弱奚恃其告

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愈以元濟之平繇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鼠卒禽之多歸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悟武臣心詔斬其丈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為之李祐以功遷神武將軍賜田

宋米粟帝迹董重質教元濟亂欲誅之而李愬先許不死故貶春州司戶參軍凌朝江播州司戶參軍是歲申蔡州始輸貢物戶部以其久不至請元日陳於廷

祐字慶之後擢夏綏銀宥節度使徙涇原討李同捷也改滄德景節度累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質之貶未幾轉太子少詹事隸武寧軍遷左神武將軍賚金幣與功臣等擢累左右神策劍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歷帥夏綏銀宥訓兵有法羌戎畏服終右龍武統軍贈尚書右僕射

劉悟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叔父全諒節度宣武器其敢殺署牙將以罪奔潞州王虔休復署為將被病去還東都全諒積緡錢數百萬在焉悟破賸鏑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狗豪橫犯法繫河南獄留守韋夏卿貸免李師古厚幣迎之始未甚知後從擊球軒然馳突撞師古馬仆師古恚將斬之悟盛氣以語觸師古不憚師古奇其才令將後軍妻以從婿歷牙門右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為助命悟督之悟獨寬假

人皆歸賴師道被討使將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卒樂為
用軍中刁斗不鳴田弘正兵屯陽穀悟徙營潭趙魏師
踰河取盧縣壁阿井城中飛語以謂馮利涉與悟當為
帥師道內疑數召悟計事悟曰今與魏如角力者勢已
交先退者負悟還魏踵薄城下矣左右諫曰兵成敗未
可知殺大將孰肯為用師道然之或言悟且亂不如速
去師道遣使兩輩來責戰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使者
與暹屏語移時悟疑之暹以情告悟乃斬使者召諸將

議曰魏博兵彊出則敗不出則死且天子所誅司空而已吾屬為驅迫就死地孰若還兵取鄆立大功轉危亡為富貴乎衆皆唯唯而別將趙垂棘沮其行悟因殺之并殺所惡三十人尸帳前衆畏伏下令曰入鄆人賞錢十萬聽復私怨財蓄恣取之唯完軍帑違者斬因遣報弘正使進兵潭趙悟夜半薄西門遲明啓而入殺師道并大將魏銑等數十人即拜悟義成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實封戶五百元和十五年來朝進檢校兵部尚書穆

宗立徙昭義軍朱克融亂議者假威名以厭其亂移守
盧龍至邢州會王庭湊之變不得入還屯進兼幽鎮招
討使治邢州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叶
衆辱悟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忍承偕與都將張問謀
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
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為至
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
字少選當定即攜兵退匿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

信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
多歸之彊列其寃累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寶歷初巫者妄言師道以兵屯瑠璃波悟惶恐命禱祭
吳千人膳自往求哀將易衣嘔血數斗卒贈太尉表其
子從諫嗣從諫母微賤少狡猾師道時使悟出屯署從
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戲博交通具知其陰
密事悉疏于悟故悟得立功悟卒從諫知留後持金幣
詔當權者朝議謂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

李絳奏言悟匿死衆不必同亂從諫威惠未著若詔北
鎮大將領節度馳入軍筭其未備使軍情有屬謀自屈
矣有如拒命三州勢難獨存數月可覆時李逢吉王守
澄納其賂數為請敬宗乃以晉王為節度大使詔從諫
主留事起將作監主簿檢校左散騎常侍晉王帝所愛
從諫饋獻相望未幾拜節度使太和初李聽敗館陶走
淺口從諫引鐵騎黃頭郎救之聽免進檢校尚書左僕
射拜司空封沛國公昭義自悟時治邢州而人思上黨

從諫還治潞悟苛擾從諫寬厚故下益附方年壯思立功六年請入朝文宗待遇加等明年還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卿多託以私又見事柄不一遂心輕朝廷有驕色李訓約從諫誅鄭注及甘露事宰相皆夷族傳言死非其罪從諫不平三上書請王涯等罪譏切中人時宦豎得志天子弱鄭覃李石新執政藉其論執以立權綱中人憚而怨之又劾奏蕭本非太后弟仇士良積怒倡言從諫志窺伺從諫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猜

貳武宗立兼太子太師性奢侈飾居室輿馬無遠略善
貿易之箕徙長子道入潞歲榷馬征商人又發鹽貨銅
鐵收緡十萬賈人子獻口馬金幣即署牙將使行賈州
縣所在暴橫皆貪責子貸錢吏不應命即憇于從諫欲
論奏或遣客游刺故天下怨怒從諫畜馬高九尺獻之
帝帝不納疑士良所沮怒殺馬益不平又聞士良寵方
渥愈憂惑欲自入朝恐不脫禍因被病卒年四十一贈
太傅初大將李萬江者本退渾部李抱玉送回紇道太

原舉帳從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所謂津梁種者歲入馬價數百萬子弟姻姪隸軍者四十八人從諫徙山東懼其重遷且生變而子弟亦豪縱少從諫不甚禮因誣其叛吏三族凡三百餘家姬妾有微過輒殺之人皆知其將亡從子稹父從素仕右驍衛將軍從諫以為嗣病甚與妻裴謀令主軍事置大將王協郭誼劉武德劉守義等佐稹秘不發喪協謀遣將姜岑請醫於朝中人與醫至時從諫死已再旬稹曰公困

草不任受詔稹請代拜中人曰臥而視可也辭以母夫
人侍不可屏中人欲直入武德等戶之中人恐其變趨
出貺饋百萬後使者繼往為知從諫已死者未至數舍
衆懼武德與將董可武出兵萬人迎勞至牙門不得前
諸將乃詣監軍崔士康邀說請如河朔故事士康懦不
敢拒乃至喪次扶出稹為裹紈巾曰母更欲殺敕使諸
將哄然笑遂出見三軍帝怒前使者不入謫隸恭陵稹
所遣姜岑梁叔文梁叔明三輩皆杖死京兆府詔從素

書敕稹護喪還東都稹不奉詔詔羣臣議李德裕建言
稹所恃者河朔耳若遣大臣諭上旨出山東兵破之必
矣有詔奪從諫稹官敕諸軍進討於是河陽王茂元以
兵屯萬善河東劉沔守鼎車闕壁榆社魏博何弘敬柵
肥鄉侵平恩成德王元達次臨洺略任堯山向城河中
陳吏行營冀城侵冀氏茂元別遣將營天井關為賊將
薛茂卿所破執四將火十七柵張巨進攻萬善不能下
茂元欲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以本軍入懷

澤行營陳許士衆武賊衆素憚畏而茂卿負戰勝冀厚
賞或言其兵犯王略深朝廷且怒節益不可至稹然之
故茂卿失望乃與宰通即偽挑戰亟北委天井關去左
右七營皆潰茂卿奔澤州使謀言於宰曰澤可取吾應
於內宰疑不進失期茂卿扼腕悵恨稹聞其貳召誅之
宰進破劉公直拔陵川劉沔又取石會關李石代沔領
河東稹因石兄洛州刺史恬移書乞降石以聞右拾遺
崔碣表請納之帝怒斥碣鄧城令詔敢言罷兵者戮賊

境上令石答書許稹面縛石馳往受之稹不出俄而太
原將楊弁逐李石與稹連和稹諸將建議我求承襲彼
叛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使送京師使康良佺屯鼓
腰嶺敗太原兵生禽卒七百帝猶不赦始從諫將死命
稹無笞辱羣奴故李士貴等與王協尤用事士戰有功
不賞下無鬪志府中財貨尚山積而協請稅商人使劉
溪等分出檢實而溪并齊民閱其貲十取二百姓始怨
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

子其家以輸貲不時為溪所囚問以為言溪大怒問因
殺溪與刺史崔嘏斬大將自歸成德軍王劍守洺州給
士布一端稹檄代歲稟剉謂衆曰庫物尚多欲發以
為賞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款魏博軍磁州將高
玉堯山將魏元談等以次降成德元達以久為賊守殺
之稹聞三州降大懼大將郭誼與王協始議圖稹使董
可武誘稹至北第置酒飲酣即斬首悉取從諫子在襁
褓者二十餘并從子積匡周等殺之誅張谷張沿陳揚

庭李仲京王渥王羽韓茂章茂實賈庠郭台甄戈十一
族夷之軍中素不附者皆殺函稹首送王宰獻京師告
廟社帝御興安門受之劉公直亦降於宰石雄以兵守
境軍大掠誼移書責之雄銜怒稹之死誼斥從諫妻伏
夾室收其貲私於己建大廈日望旌節宰相德裕建言
稹庸下亂繇誼始及軍窮蹙乃圖稹邀榮不誅無以懲
姦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黨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狂
人呼於潞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捕誅之乃請詔

雄率兵如數以入。雄至洛，縛誼及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送京師，並誅死。杖崔士康殺之。白惟信者，潞梟將，數與雄戰，懼不敢降，自武鄉殺都將康良佺，欲降盧鈞。雄遣人召降，惟信殺之。卒降鈞，有詔從諫，且死。乃署稹軍事，宜剖棺暴尸于市三日。雄發視面如生。一日，尚開雄三斬之仇人，剔其骨幾盡。誼者，兗州人。兄岌，事悟為牙將，常樂、滏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望氣者言：「其地當三世為都頭。」異姓河北謂

都頭異姓至貴稱也然寃過二丈不利誼以岌假刺史
穿三丈得石蛇并三卵工破之皆流血至是誼及岌三
子同誅張谷張沿陳揚庭皆有文時時言古今成敗以
佐從諫故善遇此三人谷納邯鄲人李嚴文為侍人號
新聲當從諫潛圖窺脅新聲諫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為
節度非有戰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齊十二州還天
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縷一蹄
為天子壽左右皆無賴章武朝數鎮顛覆皆雄才傑器

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
亦宜以不法終君當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
骨肉腥健兒食言訖悲涕谷不決者三月畏言泄縊之
李仲京訓之兄為蕭洪府判官擢監察御史王渥播之
子王羽涯族孫韓茂章茂實約之子賈庠鍊子郭口行
餘子甘露難作皆羸服奔從諫從諫衣食之甄戈者頗
任俠從諫厚給卹坐上座自稱荆卿從諫與定州戍將
有嫌命戈取之因為逆旅上謁留飲三日乘間斬其首

它日又使取仇人乃引不逞者十餘輩劫之從諫不悅
號偽荆卿從諫妻裴以弟立功詔欲貸其死刑部侍郎
劉三復執不可於是賜死以尸還問裴父敞冕之裔辟
悟府悟奇之故為從諫納其女裴年十五火光起桂下
家人以為怪因許婚封燕國夫人寬厚有謀每勸從諫
入朝為子孫計從諫有妾韋願封夫人許之詔至裴怒
毀詔不與從諫它日會裴黨復出詔裴抵去曰淄青李
師古四世阻命不聞側室封者君承朝廷姑息宜自默

削求洗濯欲以婢為夫人族不日滅耳從諫赦然止乃
韋至京師乃言李不降裴會大將妻號哭曰為我語若
夫勿忘先公恩願以子母託諸婦亦泣下故潞諸將叛
益堅由是及禍初術者李涿能言禍福從諫以重幣邀
辟署大將會昌初謂從諫曰往歲長星經斗公生直之
今鎮復至當有災從諫即徙軍山東開球場鑿柳泉大
興役以厭及病有言琢所興造皆逆歲疑有異謀使稹
數其罪殺之府中恂恂俄而李不降有李佐之者兼孫

也累調河南尉號彊直嘗客潞為從諫所禮留不得去
遂署觀察府支使因娶其從祖妹從諫薄疎屬資屢寒
闕佐之亦薄之不甚答從諫病佐之力諷使還東都從
諫雖不能從然感服其言病且革王協等恐佐之妻母
有所關說即輦母歸東都會佐之奴告佐之交通賓客
漏軍中虛實稹囚之妻訴不見禮稹遂殺之武鄉令唐
漢賓儉裔孫以稹拒命固諫歸朝不聽舉族見害李師
晦者本宗室子始悟辟致幕府見從諫稍恣橫假言求

長生術不與事從諫使歸東都師晦懼為谷揚庭等所
譖請居涉從諫不之疑稹敗有為帝言者擢伊闕令而
贈薛茂卿博州刺史大中初又贈漢賓本縣令先時河
北諸將死皆先遣使弔祭次冊贈次近臣宣尉度軍便
宜乃與節軍中不許出乃用兵大抵不半歲不能定故
輦將逆子皆得為之備稹初不意帝怒即見討及茂元
錄詔示稹舉族號慟欲自歸而愚懦不決云自悟至稹
三世凡二十六年李丕者善長短術與從諫厚善署大

將及稹阻命軍中疾其才不懼乞為游奕深入以圖營
壁處遂自歸議者疑為賊遣德裕奏言討賊半年始有
降者當賞以勸餘帝召見擢忻州刺史不請取榆社東
徑武安入討賊雖邢洺未下而兵不得救潞不聽楊弁
亂遣人誘丕不斬之以兵扼走集德裕言于帝曰度支
戶部物積代州今不塞其路賊破矣乃趣丕討弁兵未
至而弁已禽遷汾晉二州刺史大中初拜振武節度使
檢校刑部尚書党項叛徙鄜坊卒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不能
知唐中衰姦雄圖睨而奮舉魏趙燕之地莽為盜區拏
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昏上庸佐惟不知盜故也
引妖就暝以奪厥明寧蕭俛崔植等謂耶

唐書卷二百十四

唐書卷二百十四考證

吳少陽傳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舊書少誠父
翔在魏博軍與少陽相友善臣酉按下文養以為弟
不應父與相愛而少誠以為弟也當以新書為正

唐書卷二百十四考證

謹案卷二百十三第二頁後一行二行又為行軍
司馬漢徐充沂海留後按舊書司馬下有兼曹
州刺史曹六字

第七頁後四行距鄆四十里而營按舊書四作九
卷二百十四第六頁前三行及監軍賈英秀等按

舊書英秀作秀英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彭希純